

美國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館藏書

十九世紀中國市井風情

黃時鑒 (美) 沙進 編著

三百六十行



Custo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ollection of Peabody Essex Museum, America

Chinese City Streets

Edited by Shijian Huang & William Sargent

in 19th Century

360 Professions in China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九世紀中國市井風情

——三百六十行

CUSTOMS AND CONDITIONS OF CHINESE CITY STREETS
IN 19TH CENTURY — 360 PROFESSIONS IN CHINA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九世紀中國市井風情
—— 三百六十行

CUSTOMS AND CONDITIONS OF CHINESE CITY STREETS
IN 19TH CENTURY —— 360 PROFESSIONS IN CHINA

黃時鑒 (美) 沙進 編著

EDITED BY SHIJIAN HUANG & WILLIAM SARGENT

美國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館藏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THE COLLECTION OF PEABODY ESSEX MUSEUM, AMERICA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CHINA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十九世紀中國市井風情：三百六十行/黃時鑒,(美)沙進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ISBN 7-5325-2606-2

I.十... II.(1)黃...(2)沙... III.繪畫—作品綜合集—中國 IV.J22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1999)第52506號

十九世紀中國市井風情 ——三百六十行

CUSTOMS AND CONDITIONS OF CHINESE
CITY STREETS IN 19TH CENTURY — 360
PROFESSIONS IN CHINA

編著：黃時鑒 (美)沙進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地址：瑞金二路272號

策劃：張曉敏

責任編輯：江建忠 秦志華

技術編輯：陳文彪

發行：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印刷：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889 × 1194mm 1/16 印張 20

版次：1999年12月第1版2002年7月第2次印刷

書號：ISBN 7-5325-2606-2/J·129

定價：145.00元

Edited by Shijian Huang & William Sargent

Publisher: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72 Ruijin Second Road, 200020 Shanghai

Editor in Plan: Zhang Xiaomin

Editor in Charge: Jiang Jianzhong

Qin Zhihua

Editor in Technology: Chen Wenbiao

Distributor: Shanghai Branch Xinhua Bookstore

Printer: Shanghai Zhonghua Printing Co., LTD.

16 MO 889 × 1194mm Printing Pages 20

First Edition December 1999

Second Printing July 2002

ISBN 7-5325-2606-2/J·129

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是美國的一個藝術、建築和文化的龐大混合體。它是新英格蘭最大的博物館之一。其著名收藏包括：航海藝術和歷史；美國裝飾藝術、民間藝術、標本、服裝和家具；美國土著藝術；非洲藝術；以及來自中國、日本、朝鮮、韓國、印度和太平洋島嶼的藝術。它也是為西方生產的亞洲裝飾藝術在世界上最大的和最重要的藏家之一。

這些特異的收藏品被置放在一些早期美國的建築物中。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擁有的四座“國家歷史標記”建築物，其中三座向日常游客開放，使觀眾得以一瞥殖民地和聯邦時代美國的生活、裝飾藝術和文化。

作為新英格蘭的一個重要的文化與學習的中心，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享有盛譽。位於歷史性海港賽倫的這座博物館向訪問者提供跨時四個世紀的世界考察的非常之旅，以及植于茲土的藝術和建築的寶藏。

此博物館的菲力普斯圖書館是新英格蘭收藏研究用書和珍本的屈指可數的圖書館之一，擁有歷時三百年以上的記載美國生活的廣泛的手稿資料以及舊照片。1912年前出版的有關中國的珍本圖書與期刊是這個圖書館的重要收藏之一。

責任編輯 江建忠 秦志華

The Peabody Essex Museum offers an extraordinary blend of art, architecture and culture. It is one of New England's largest museums, with renowned collections of maritime art and history; American decorative art, folk art, portraits, costumes, and furniture; Native American art; African art; and art from China, Japan, Korea, India,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It also display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important collections of Asian decorative arts produced for the West.

These exceptional collections are set amid one of the nation's premier ensembles of early American architecture. The Peabody Essex Museum owns four 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s. Three of these homes are open to daily tours, offering a unique look at life, decorative art and culture in Colonial and Federal-era America.

The Peabody Essex Museum has a distinguished history of being an important center for culture and learning in New England. Located in the historic seaport of Salem, the Museum offers visitors a remarkable journey through four centuries of world exploration. And the artistic and architectural riches it yield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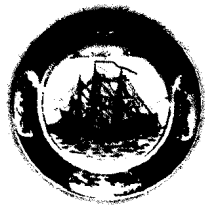
The museum's Phillips Library is one of New England's premier research and rare book libraries, with extensive manuscript materials and vintage photographs documenting more than three centuries of American life. The western-language rare books and periodicals regarding China published before 1912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llections in this library.

除加特別說明者外，全部圖畫均係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館藏品。

**All of the illustrations are collections of the Peabody Essex
Museum , besides with special explanation.**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



致 謝

我們從 1994 年夏天起的學術交往導致了今天這部畫冊的出版。

在這部畫冊行將問世之際，我們要特別提到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的行政總監丹·門羅先生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社長李國章先生和總編輯趙昌平先生，由于他們的大力支持，雙方達成了合作出版的協議。

在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方面，戴克斯先生負責全部畫作的攝影，其亞洲出口藏品經理沃林先生負責本項目的實施，他們辛勤有效的工作奠定了本畫冊出版的基礎。

在策劃和設計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歷史編輯室主任張曉敏先生花費了許多心血，他的一些建議使畫冊更顯光彩，更具品位。責任編輯江建忠、秦志華兩位先生和美術設計葉濤先生精細而富有創意的工作保證了出版的品質。

暨南大學中文系鍾山副教授為大量畫幅選配清人撰寫的竹枝詞，使畫冊增添了文化內涵。中山大學周湘博士為釋讀畫幅標題的廣州方言用字做了不少調查和考證。

謹向以上諸位先生和女士致以誠摯的深深的謝意。

黃時鑒 沙 進
1999 年 9 月 10 日



ACKNOWLEDGEMENTS

This Album is a result of our academic contact since the summer in 1994.

When the Album is about to be published we should like to specially mention Mr. Dan Monro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Peabody Essex Museum, Mr. Guozhang Li and Changping Zhao, director and general editor of the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Owing to their active support the both sides reached an agreement for its collaborating publication.

In the Peabody Essex Museum Mr. Jeffrey Dykes completed the photographic work of all pictures, Mr. Eric Wolin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execution of this project. They settled the foundation for editing and publishing the Alb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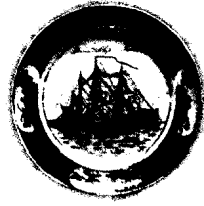
In the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Mr. Xiaomin Zhang spent a great many energy for scheme and design of this project, his some suggestions caused the Album getting more splendid; the fine, careful and creative work of Mr. Jianzhong Jiang, Zhihua Qin and Yetao, assured the quality of the publication.

Associate Prof. Shan Zhong of Jinan University selected many "zhu-zhi (Bamboo's branch)" poems written in the Qing time for increasing the cultural intention. Dr. Xiang Zhou of Zhongshan University done many investig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in order to explained the words of Cantonese dialect which appeared in the Chinese titles of pictures.

To them, we express our earnest and sincere gratitude.

Shijian Huang & William Sargent

September 10, 1999



“行”畫標題說明

關於本畫冊所收這460幅畫上漢文標題，據原文整理；個別原缺者，據畫面添補。錯別字和俗字改正出注。若干專用于廣州方言的字保存原樣，出注稍加解說。要一一弄清這些字的含義以及與它相連的詞組的含義，實非易事。原來以為，到廣州請教一下，即可明明白白。但實際上不是那麼簡單，因為相隔一個半世紀以後，時過境遷，現在人們已不大知道那些消逝已久的事物。語言本身也在不斷變化，甚至對同一事物的稱呼，過去與現在都會大不相同。經過仔細的調查研究，有的還要對照畫面進行捉摸，才能大體上一一確定下來。但對於個別字、詞的含義，仍不是很有把握。此外，將漢文標題譯成英文，也頗費推敲，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個別語詞很難找到恰當的對譯詞，也只好加注稍作解釋，但仍感難盡人意。不當之處，祈請指正。

——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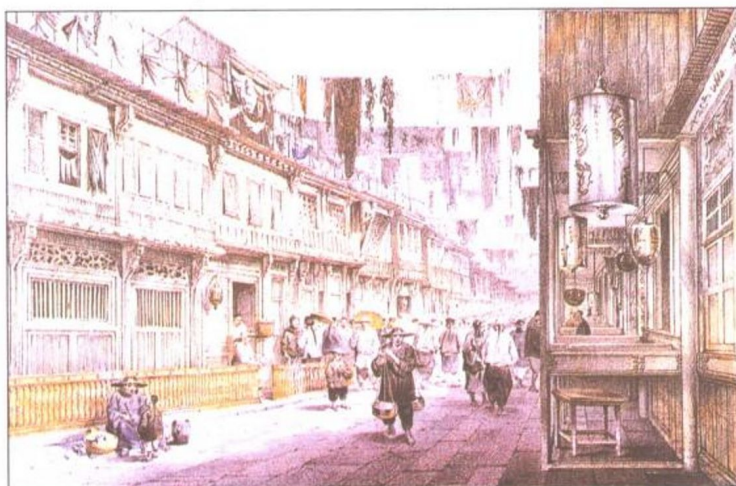
Each original picture has a Chinese title; only very few are missed, now ad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images. All titles a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some notes are offered.

——Editors



導 言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這是一句中國流傳已久的諺語。三百六十行乃是對街坊市井各種謀生行當的通稱。隨着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城市街道上的行當日漸增多。宋元時代已有一百二十行的說法。到了明代中葉（15世紀末16世紀初）已經增為三百六十行，這個泛稱行當衆多的數字



廣州十三行同文街一景，19世紀，拉維涅畫
比切博斯刻印，設色石版畫。
New China Street, 19th Century, by Lauvergne,
Lithographed by Bichebois, Coloured lithograph

一直沿用至今。這本畫冊就是19世紀上半葉中國三百六十行的真實寫照，它所描繪的是當時廣州的市井生活。①

儘管“三百六十行”幾乎中國人都能順口說出，可是如果讓誰一一歷數三百六十個行當，這就給人出了一個難題。事實上，不要說沒有這樣的口傳資料，即使是在浩如煙海的漢文文獻中，迄今也還未能發現這樣的載錄。可喜的是，我們在美國馬塞諸塞州賽倫市的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裏發現了一套19世紀30年代的庭呱所繪的中國外銷畫，正好是360幅，描繪的又是廣州的市井行當，只有極少數的例外。此外，該博物館還有一套18世紀末蒲呱所繪的同一題材的100幅中國外銷水粉畫；這些水粉畫不僅色彩繽紛，而且可

賽倫海關（黃時鑒攝）

Customs House in Salem (photographed by
Shijian Huang)



以彌補那套 360 幅綫描畫在行當總數上略有不足的缺憾。現在，我們將這 460 幅圖畫首次匯印成這本畫冊，題為《十九世紀中國市井風情——三百六十行》，呈現在讀者面前。

在討論這兩套行當畫以前，讓我們先大致回顧一下中國外銷畫。隨着 16 世紀末歐洲天主教傳教士入華，西洋繪畫也漸漸流入中國。從 18 世紀初起，馬國賢(Matteo Ripa, 1682-1745)和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等人將西畫技法傳入清廷，而且影響及于一些宮廷畫家、文人畫家以及民間畫家(如姑蘇版畫^②)。到了 18 世紀後期，西法在北京宮廷和文人中的影響日漸式微，但受其明顯影響的廣州中國外銷畫却方興未艾，而且在 19 世紀初、中期已臻成熟。這是中西藝術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

從 17 世紀後期起，中國畫已開始被帶入歐洲。早期的中國畫輸出歐洲，通常都是來華貿易船上的商人和船員的個人販運，一般說來，數量有限。不過，有時候其數量也頗為可觀，例如英國高斯特林船長在 1727 年即運送了 4 箱畫。^③當然，這些都是地道的中國畫，不是現在所說的外銷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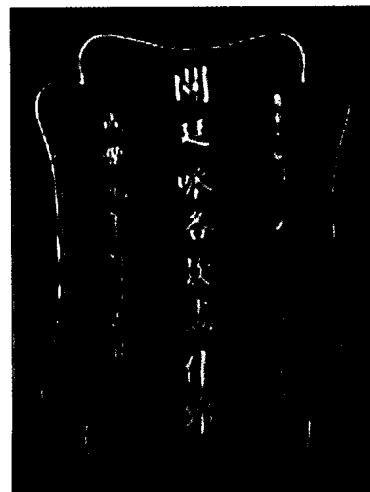
大約從 1720 年起，如今被稱作中國外銷畫的藝術品種開始出現在廣州。對于早期的中國外銷畫，人們所知甚少。存世的中國外銷畫，絕大多數都是 18 世紀 70 年代以後的作品。所謂中國外銷畫，當具備兩個要素：一、由中國畫師繪製而專供輸出國外市場，通常是銷往歐洲，後也及于美國；二、在繪製時不同程度地采用西洋繪畫的技法，包括透視法、色彩暈染、形式和材料。顯然，這種外銷畫既有別于傳統的中國畫，一般說來又不同于地道的西洋畫，儘管其中有些畫已經洋味十足。

除了“中國外銷畫”這個名稱，它們也被稱作“中國貿易畫”，因為它們是中國貿易的一部分。在西方，這兩個名稱是被交替使用的。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在漢文中已有“洋畫”一詞，這個用詞正好出現在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收藏的庭呱的另一本畫冊的封底題字上面。在此封底題字上庭呱將自己開的店鋪稱為“洋畫鋪”。

外銷畫有許多品種：油畫(畫在畫布或象牙上)、玻璃畫(又稱鏡畫)、水彩畫和水粉畫(畫在紙、葉或象牙上)，等等。就題材而言，則可大致區分為典儀(如朝覲、巡幸、閱兵)；事件(如談判、剿滅海盜、廣州大火)；海事(如船舶、港口、要塞、商館)；屋景(如十三行、店鋪、庭

庭呱畫冊的封面之一，1851 年，香港霍斯曼與高德弗萊公司展品。

A Cover of Tingqua's Album, 1851, an exhibit of Horstmann and Godfrey Ltd of Hong Kong.



院、居室)；人物(洋人、行商、官員、官夫人、士兵、婦女、兒童)；生產(稻、茶、瓷、蠶絲、玻璃)；花卉鳥獸；風俗信仰；以及市井行當等等。對這些繁雜題材的需求，反映了當時西方人士對中國方方面面的濃厚興趣。

18世紀時，中國外銷工藝品，包括扇子、牆紙、絲綢和瓷器(“廣彩”或“洋彩”)，在歐洲備受青睞。作為回應，歐洲人的“中國風”應運而生；“中國風”乃是在裝飾藝術方面的中國風格的西方詮釋。洋人對中國的興趣，為各種中國外銷畫源源不斷地輸出西方開闢了一個興旺的市場。這些中國題材的畫作乃是當時西方人關於中國的景色、文化和習俗的一個主要的信息來源，因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現存的大量作品可以看出，各個畫種所顯現的西洋繪畫影響是頗有區別的。油畫是剛從西方傳入的新的畫種。玻璃畫采用油畫技法，畫在一面，而其反面則供觀賞。兩者均既臨摹西方的作品，又描繪中國的人物和場景。某些題材的作品也往往被反復摹繪，如浩官等人的肖像畫、港

澳門南灣景色，約1830年
中國佚名畫家
油彩布本，拉塞爾·佩因先生捐贈
View of the Praya Grande, c.1830
China, unknown artist
Oil on canvas, Gift of Mr. R. S. Paine



伊利莎白·惠特蘭夫人像，1800-1805年
中國，史貝霖繪
油彩布本，李查·惠特蘭船長捐贈
Portrait of Elizabeth Wheatland, 1800-1805
China, Spoilum
Oil on canvas, Gift of Richard Wheatland

華盛頓像，約1800年
中國佚名畫家
玻璃畫
George Washington, c.1800
China, unknown artist
Reverse painting on glass





湯盤，約 1733 年
中國外銷瓷器
芒森·坎貝爾藏品
Soup Plate, c.1733
China, export porcelain
The Munson Campbell Collection

和長卷時的執握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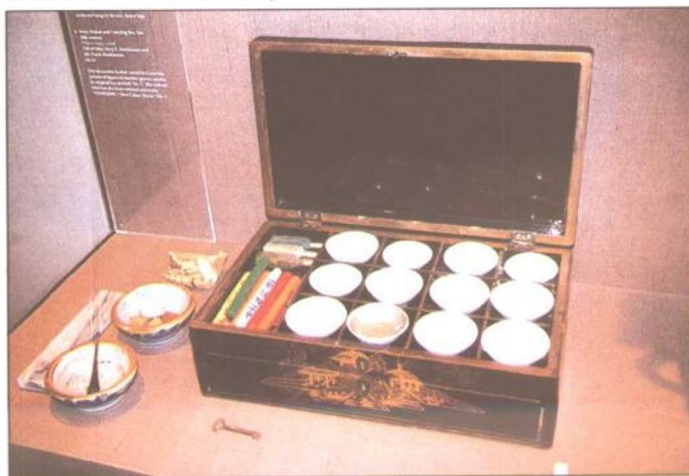
水彩畫和水粉畫一般畫在紙上，中國紙和西洋紙都用，也畫在絹、葉和一些工藝品上，如象牙、扇面、鼻烟壺上。進入 19 世紀以後，蘆草紙（文獻中也誤作“米紙”）常被用于繪畫，英文文獻中也常提及。④蘆草紙脆薄易碎，但其大小、價格和特殊的紙面結構頗適宜于繪製水彩水粉畫。⑤當時，歐美的紙張已輸入中國，其中一部分也被用于繪製外銷畫。這些歐美紙張上的水印，十分有助于認定外銷水彩水粉畫繪製的大致年代。此外，在 18 世紀 20 年代初，歐洲的洋顏料也已經輸入廣州。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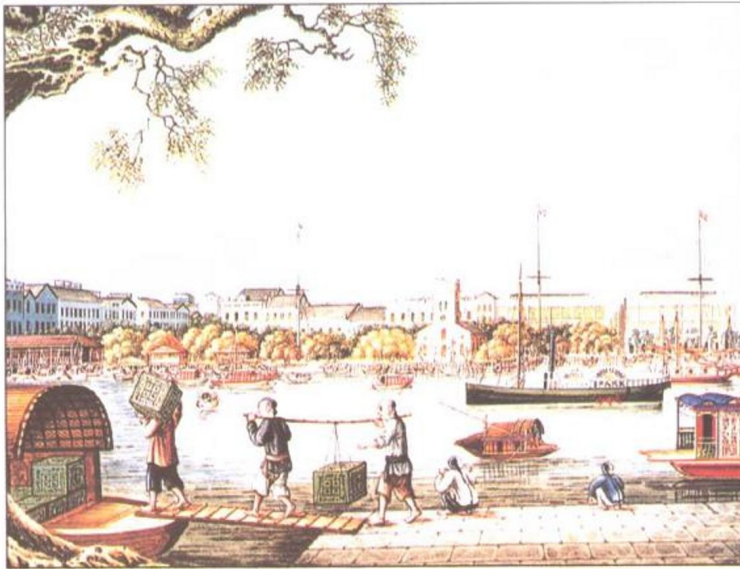
水彩畫和水粉畫占有中國外銷畫市場的最大份額，這部分是由于它們比油畫或玻璃畫較小，繪製所費時間也較少，因而

灣景色和珠江口的風景畫，等等。水彩畫和水粉畫，一般說來畫幅較小，似乎更宜于繪製具有中國特色的廣泛題材。

中國外銷畫在採納西洋透視法和色彩暈染的同時，保留着一些中國繪畫傳統；但從 18 世紀末葉起，那些傳統開始發生變化。這裏不可能對此詳加討論，但有一個基本事實需要提一下：不止一幅中國人或西人的畫作顯示，當時廣州的畫師已使用畫版并將它豎起來作畫；但同時，他們繼續使用毛筆，而且還是原來的那種寫作書法

洋顏料，約 19 世紀中葉
Foreign paints
c.middle 19th century





從河南眺望十三商館，約 1852 年
庭呱，水粉畫
克拉拉·柯蒂斯女士捐贈
The Hong of Canton, c. 1852
Tingqua, gouache
Gift of Miss Clara Curtis

售價較低。爲了適應市場的需求，畫師所設的畫鋪往往采取各有分工的流水作業方式進行繪製，每一畫匠只畫整個作品的一部分。^⑦甚至有這樣的記載：設計好的圖樣的輪廓先用木版輕輕印出。也往往采用隔着透明紙從底本描出圖樣的方法。有時也出售綫描圖，但多半是着色後再行銷售。

水彩畫和水粉畫大多被合訂成冊或集

裝成盒，也有蝴蝶本以至長卷，但比較少見。許多水彩畫和水粉畫以 12 幅爲一組（一套）出售，這可能是 dozen 這個西方計數詞傳入中國的結果，後來中國人稱之爲“一打”。本畫冊所收的 360 幅綫描畫原來即被裝訂成三冊，每冊 120 幅，正是 10 打之數。但是，也有一些是 13 幅畫組成一套的，不知是何緣故。或許是“賣一打送一張”的生意經所致！

在廣州繪製并出售中國外銷畫的此類畫鋪始于何時，今已難以確考，或可追溯到 18 世紀中期。這種畫鋪的鋪主本人就是畫師，由他僱傭一些畫工和店員。這些畫鋪都開設在十三行地區的靖遠街和同文街，即洋人所稱的舊中國街和新中國街。衛三畏在 1848 年寫到，在廣州，畫工多達兩三千人，某些從事繪畫，而某些則在其它裝飾工藝部門工作。^⑧奧斯曼德·提凡尼在 1849 年記載：“舊中國街和新中國街的畫工們是一個爲數衆多的階層。”^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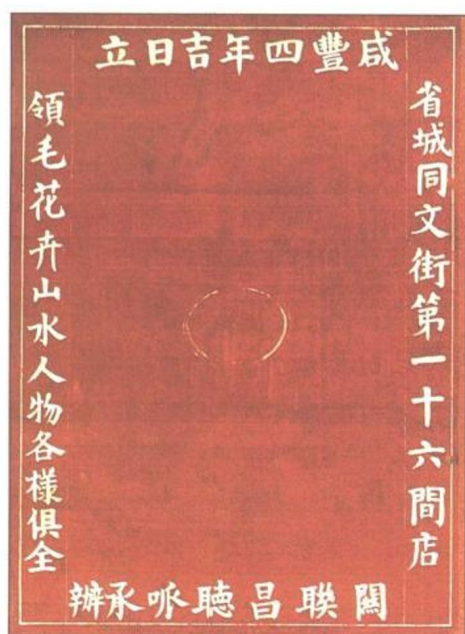
畫鋪往往以鋪主即畫師的姓名別號命名。今留下名號的畫師僅 40 人左右，佚名者當不在少數。從現存的作品看，留下名號的人，其多數堪稱畫家無疑。在 19 世紀 20 至 50 年代，最著名的油畫家是關喬昌，別號唸呱。稍後，他的四弟關聯昌，字俊卿^⑩，別號庭呱，在 1830 至 1870 年活躍于廣州和香港畫苑，擅長水彩水粉畫。可以這樣說，唸呱和庭呱關氏兄弟乃是當時中國外銷畫的主要代表人物中的兩位。

本畫冊所收的 360 幅綫描畫乃是庭呱及其畫鋪的作品。庭呱又作廷呱、

聽呱，西文作 Tingqua。當時的廣州外銷畫家，都有一個西文拼音的別號，這多半是爲了便于洋人稱呼，好做生意。“呱”字似出自“官”字。那時十三行商人往往捐有頂戴，他們的別號通常未帶“官”字。他們多是福建人，這個“官”字便有了福建方言 qua 的讀音，洋人稱之也習以爲常。畫師們的別號未帶“呱”(qua)音，當是從行商別號的“官”字借過來的；但他們未捐頂戴，便巧妙地在書寫時以同音的“呱”字取而代之。正因爲只是一個供洋人稱呼的別號，其漢文用字也就不太講究，於是關聯昌的別號會出現庭呱、廷呱和聽呱三種寫法。

前已述及的外銷畫的種種題材，在庭呱畫鋪內幾乎無所不包。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存有署名 Tingqua 的在象牙飾牌上繪製的浩官水彩肖像。著名的庭呱水彩水粉畫冊，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原有兩套：一套 56 幅，一套 34 幅；香港藝術館所藏一套，原計 99 幅，今存其主要部分。

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還有一本聽呱的畫冊，外封用玫瑰紅綢子裝幀，封面繪有花飾，封底上下左右寫有白字：上端橫書“咸豐四年吉日立”，下端橫書“關聯昌聽呱承辦”，右邊豎書“省城同文街第一十六間店”，左邊豎書“翎毛花卉山水人物各樣俱全”。此畫冊首頁是一幅黑色綫描肖像，很可能是庭呱本人，而後是“各樣俱全”的 48 幅彩色水粉畫。從其各種畫樣和封底下端文字“聽呱承辦”可以推想，這是供顧客挑選的樣冊。從上述封底又可得知，除了現貨交易，顧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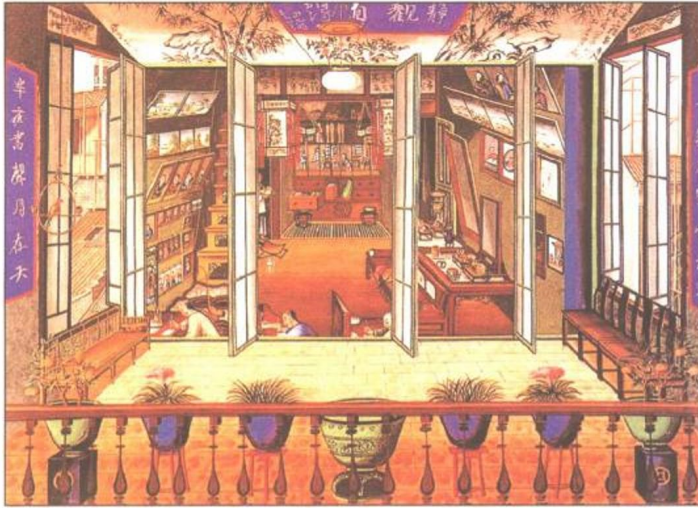
一本庭呱畫冊的封底，1854 年
Back cover of an album of
Tingqua Studio, 1854

也能據此樣冊選樣訂購。

1996 年，霍斯特曼與高德弗萊公司在香港展出過另一套庭呱畫室的水粉畫，共 74 幅，包括風景、家室、交易、肖像等等，封面漢字題爲“關廷呱各款什錦”，上款寫“粵東省城第拾伍間關聯昌洋畫鋪”，下款寫“咸豐元年新月吉日立”。這一套“各款什錦”畫冊也是在新年伊始設立的，但鑒于它的裝幀十分精美，上述題字筆迹端正，且用金粉寫在黑漆封面上，因而它可能是供出售的什錦畫冊。又可注意的是，這裏寫出“關聯昌洋畫鋪”在“第拾伍間”，與上述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畫冊上寫的“第一十六間店”相差一號。很難想象庭呱畫鋪中人會寫錯自己的門牌號。可能的解釋是：從咸豐元

年至四年(1851—1854)的四年間，這家洋畫鋪或者搬過鋪面，或者它由第十五間擴大到了第十六間。

庭呱畫鋪的室內場景當時也被繪製成一幅外銷畫，此畫現在一般被稱為“庭呱畫室”。(見附圖)如今存本仍有不少，所畫內容大體相同，稍有差異。此



庭呱畫室，約1855年

水粉畫

Tingqua's Studio.c.1855

Watercolor

畫室內的建築細節、擺設和展示的畫作，既有中西合璧的風格，又仍頗具中國的格調和情趣，尤其是廳中懸挂着的中式對聯和題字。此畫上方正中的題字，可以見到兩種：一種用漢文題為“靜觀自得”，另一種用英文寫出“TINGQUA”字樣。人們似可從這幅畫的景觀感受到中國藝術家為西方創作時的某些實際手法。

正是從這間畫鋪，庭呱及其畫工們將各種題材的水彩水粉外銷畫繪製出來，流布到了歐美各地。有人說唻呱作為一個畫家優于其弟庭呱，但庭呱的繪畫在品質上也有其重要的藝術價值，而且其畫室的作品在產銷的數量上無疑是首屈一指的。就現存于世的庭呱作品而言，其數量也當居第一。僅僅是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的收藏即達640幅。

本畫冊所收的100幅水粉畫是蒲呱的作品。蒲呱是18世紀後期中國外銷畫家中尚知其名的三位畫家之一，其他兩位便是史貝霖(Spoilum)和秦呱(Cinqua)。比諸庭呱，關於蒲呱我們所知很少。當1784年美國的“中國皇后”號初航中國時，蒲呱曾為莫里斯夫人的衣箱作了玻璃畫。有一張蒲呱為製作六幅描繪中國皇后和貴族的玻璃畫而開的收據仍被保存下來。1800年梅森(G.H. Mason)在倫敦出版了一本題為《中國服裝》的畫冊，共收有60幅點雕畫，描繪的是中國街市的各種行當，每幅畫署明“Puqua, Canton, Delin”，表明其原作確實出自蒲呱之手。⑩蒲呱原作很少存世，因而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所藏的這100幅水粉畫是十分珍貴的傳世佳作。從它們的構圖與風格，并比對梅森的印本，可以確認，這些未署名的畫乃是蒲呱的作品無疑。

下面分別對本冊所收的庭呱的360幅綫描畫和蒲呱的100幅水粉畫作一簡